



山路松声图

唐伯虎红遍大江南北，最要感激的人，应该是那个出身名门望族，富甲一方，醉心翰墨，鄙夷官场的风流人物项元汴。明代之后，凡稍涉猎收藏者，没有不知项子京的。他的粉丝甚至包括乾隆皇帝。专门下旨按嘉兴子京书斋天籁阁的意境，在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新建“天籁书屋”一座。并以此为题，作《天籁阁》诗一首：“携李文人数子京，阁收遗迹欲充楹。云烟散似飘天籁，明史怜他独挂名。”

子京在自己的著作《蕉窗九录》中编织了一段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才子佳人故事——唐伯虎点秋香。让一生坎坷、布衣素食的伯虎兄多了一抹浪漫的色彩，这抹色彩最终彻底掩盖了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。

以子京的名气和时尚潮流的故事情节，伯虎兄想不出名都难。

### 三笑点秋香的历史真相

唐伯虎点秋香的雏形最早出现在明代的笔记体小说中。明代小说家王同轨在他的《耳谈》中叙述了苏州才子陈元超的故事：元，少年倜傥不羁，尝与客登虎丘，见官家从婢姣好姿媚，笑而顾己，悦之。令人迹至其家，微服作落魄，求佣书焉，留侍二子。自是二子文日奇，父师大瞭，不知出元也。已而以要求归，二子不从，曰：“室中惟汝所择。”曰：“必不得已，秋香可。”即前遇婢也。二子

继两年前的沈周特展、文徵明特展后，苏州博物馆最近又举办了“吴门画派”系列展览的第三项大展——“六如真如一吴门画派之唐寅特展”。展出来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院、南京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等国内外12家文博机构的唐寅书画精品47件。内容涵盖了山水、花鸟、人物、古木竹石等不同主题，卷、轴、扇面、册页各类书画形制齐全，展示了唐寅诗文书画的全能技艺。

那个风流倜傥，摇着桃花扇，迈着方步，吟着“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……”的唐伯虎又走进了我们的视野。



唐寅作品牡丹仕女图

白父母，嫁之。元既娶，婢曰：“君非虎丘遇者乎？”曰：“然！”曰：“君既贵公子，何自贱若此？”曰：“汝昔笑顾我，不能忘情耳！”……

怎么样？是不是与我们耳熟能详的“唐伯虎点秋香”很像？或许是元超兄的名气不够大，这一版本到了冯梦龙手里，就被改成了《警世通言》话本中的《唐解元一笑姻缘》。

清代学者俞樾，曾在《茶香室丛钞》中为唐伯虎辟谣，断定“三笑姻缘”是好事者借重唐的盛名，把别人的事，转移在他的名下，是一起张冠李戴的戏弄。

隔了几百年，真相已经不重

要了，而谣言更适合流行。

后来人们觉得“一笑”不过瘾，又从“一笑”发展到“三笑”，出现了王百谷的《三笑缘》弹词、卓人月的《唐伯虎千金花舫缘》杂剧。到了清朝末年，人们又从唐伯虎曾娶沈九娘为继室一事，编创出弹词及戏曲唱本《九美图》，开始流传出唐伯虎娶9个貌美如花老婆，妻妾成群的说法。

如果唐伯虎地下有知，估计要被气活过来。因为和几百年前的老前辈白乐天比，那个蓄家妓过百，整日沉溺在酒池肉林中，而且在风烛残年之际，仍和“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”里年仅十七八岁的樊素、小蛮共度春风的白居易，却因为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、《卖炭翁》的盛名和不缘附党人的清高，反而能落得清清白白一丈夫的美名。

### 真实的唐伯虎

不管你承不承认，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种人，不需要像车胤囊萤、孙康映雪或是如孙敬悬梁、苏秦刺股那样勤奋读书就能五经贯六艺、学富五车的，而唐寅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唐寅小朋友的童年是蛮幸福的，父亲经商，家境优裕，自幼禀赋非凡，天生的读书种子，周末闲暇之际也不需要去参加补习班。16岁时，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，弘治十一年，29岁的他在应天府的乡试中，高中第一名解元。

做过南京礼部尚书的吴一鹏曾在唐寅17岁时所作的《贞寿堂图》中题跋说：“岁丙午，子畏年止十七，而山石树枝如篆籀，人物衣褶如铁丝，少诣若是，岂非天授？”

应天府乡试后的第二年，当时已名动天下的唐寅准备进京赶考，他的目标就是挑战自古以来读书人的最高荣誉——连中三元，成为大明继商辂之后的又一个传奇。

然而，伯虎兄的好运就此而止。《明史·唐寅传》记载，乡试解元后，次年赴京会试。不料祸从天降，因科场试题泄露，他无辜受牵连入狱，成了朝廷斗争的牺牲品。出狱后，他落到了“海内以寅为不齿之士，知与不知，皆指而唾”的地步。

命运却和唐伯虎开了个真实的玩笑，当所有人都认为会元之位非他莫属时，一场考场舞弊案将他牵连在内，理由相当无聊：“唐伯虎的答案太完美，所以怀疑他舞弊。”虽然事后证明这是天大的冤屈，但唐伯虎的一生从此被毁了。

不得不提的是，当伯虎兄高中解元，人生得意时。他的好朋友，同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却屡次乡试落榜，陷入了失败的羞耻中。父亲文林写信安慰说：“儿幸晚成，无害也。子畏(唐伯虎)之才宜发解，然其人轻浮，恐终无成，吾儿它日远到，非所及也。”

真可谓一语成谶，亦可见文林目光之老辣。从此，大明王朝多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浪荡才子，但他的名声胜过了同时代的所有人，他的名字最终成为了大明王朝的骄傲。



琴士图

### 无花无酒锄作田

科场案后，唐伯虎也从千尺高台跌落下来，遭受无尽的歧视和侮辱。《明史·唐寅传》记载，他妻子嫌贫爱富，与之反目离婚；佣人侧目，动辄顶撞，使他在精神上备受打击，心情十分低落。

从此绝了仕途的唐寅正式拜周臣为师，成为了一个职业画家。自号“六如居士”（谓人生如幻、梦、泡、影、露、电）。当然，在画画之余，他也学柳永在秦楼楚馆里流连忘返，“奉旨填词”。也是，既然登天无路，不如“且将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，那样自然也有一种才子的放荡不羁，豁达明艳的境界。风流才子的名号也正是从此刻开始流传。

人世间就是这样，不是你走的路，怎么挤也挤不上去。一根独木桥，眼看着许多不如自己的人轻松过河，登堂入室。这种酸楚，不是个中人真难体会。

聊以自慰的是，伯虎兄绘画的风头，很快盖过了老师。据姜绍书《无声诗史》记：“及六如以画名世，或懒于酬应，每请东村为之。”请老师周臣代笔，伯虎兄也算开了有明一代作假的先河。而老师甘心为学生代劳，究其原因，大概是周臣认为：“惟少唐生胸中万卷书耳。”

也难怪，老师的画无诗无跋，而学生的画，幅幅题诗、有故事。再加上画面上丘壑纵横，流泉松风，古寺村落，高隐客话，湖山浩渺，渔樵江渚，如此山水，非常符合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当时以文人画为倾向的新艺术潮流，自然深受人民的热爱了。

唐伯虎的诗词书画都不拘泥于规则，意境清新，对人生、社会常常怀着傲岸不平之气。特别是他的人物画，被认为三百年中无人可望项背。并最终和他的老师周臣、好友文徵明一起形成“吴门画派”的核心，决定性地影响了未来文人画的发展。

然而，他的悲剧宿命仿佛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，因为上天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完美，而唐伯虎却恰恰是一个接近于完美的天才。所以当 he 一步步走向完美的时候也同时走向了悲剧。

“……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不见五陵豪杰墓，无花无酒锄作田。”或许，这首桃花庵歌就是他的心声，那个自认“狂诞”的唐伯虎，从未离我们远去。[图]